

傅尔世壮

zhuang

shi

ping

z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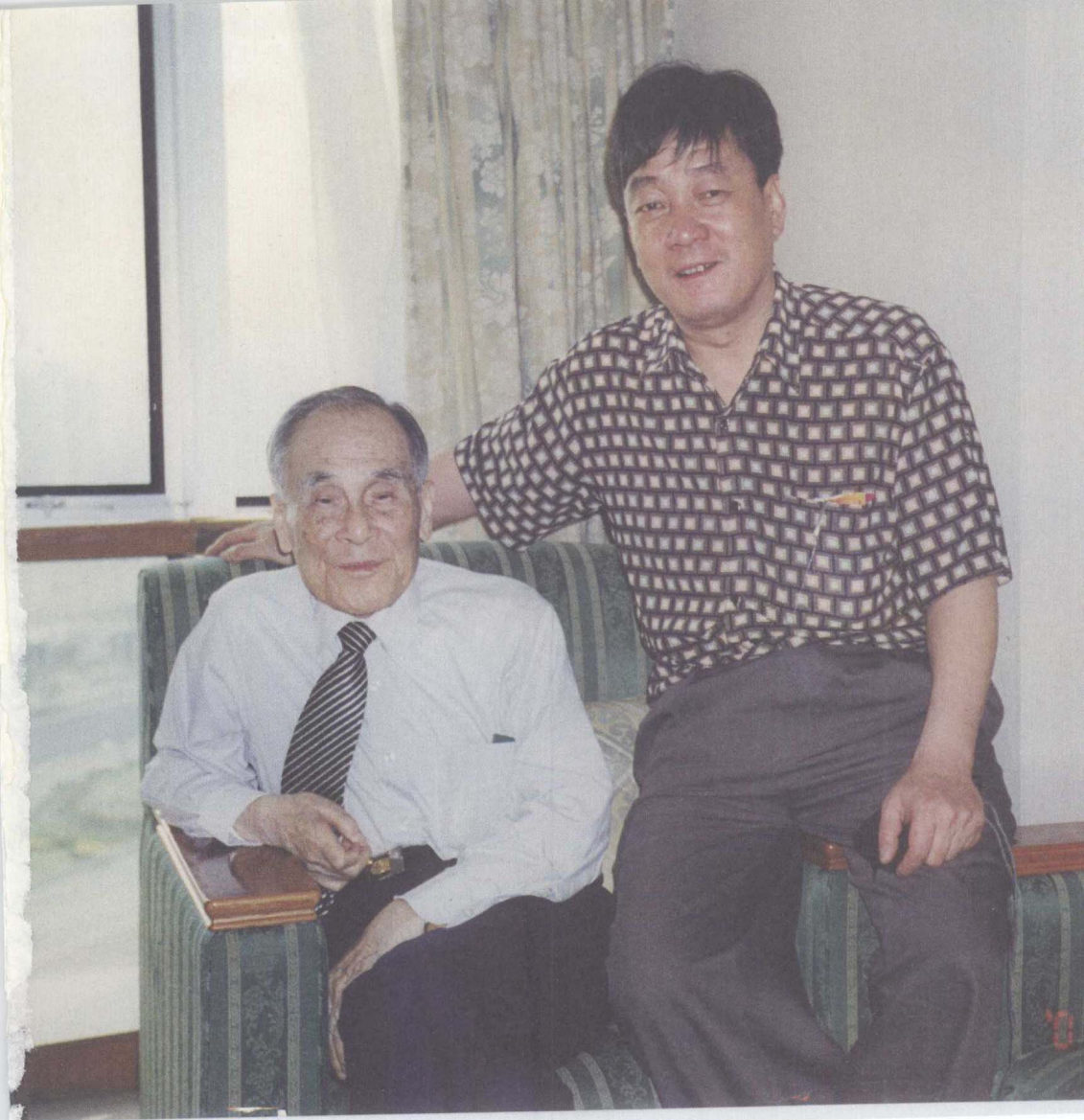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世平傳

廖琪
著

作家出版社



庄世平和廖琪2001年5月合影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001
一 儿时三哭	003
二 热血柔肠	011
三 古都试剑	022
四 上下求索	035
五 栽桃植李	042
六 救亡之路	051
七 艰险旅程	058
八 重庆受命	066
九 傲然“安达”	072
十 艺醉曼谷	083
十一 扬帆香江	096
十二 开国礼赞	108
十三 光明使者	121
十四 艰巨任务	134
十五 金星轨迹	139

十六	大义之举	160
十七	高风亮节	165
十八	躬逢大治	178
十九	历史突破	187
二十	特区先驱	203
二十一	开放引路	234
二十二	造福桑梓	251
二十三	再架金桥	269
二十四	魂系中华	284
二十五	成功身后	302
二十六	永恒丰碑	309
二十七	金秋年华	317
二十八	无限生命	330
二十九	终极辉煌	356
附	庄世平年表	377
	后记	385
	我和《庄世平传》	390
	第八版附言	398

楔子

近两千年前，晋，永嘉之乱。

中原大地，狼烟四起，一片血光，人民在杀戮声中颤抖、呻吟。

两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不约而同地向着南方狂奔而来。前者，是携娇带女，或骑着高头大马、或坐着牛车木车的王公贵族、豪绅富贾。他们是迫于战乱，为保存生命财产而逃出故乡另寻乐土的。尽管一路上惶恐惊吓的神色并未从他们脸上抹去，但长年累月的养尊处优却未能改去他们沿途衣冠整戴、披红着绿、吟风诵月的习性。有的人甚至还不能不整天抱着精陶壶往嘴里灌进当时还未为多数人享受的、充满神秘和奢侈的茶水。后者，则是被打败了的将士和族人。他们是在剑戟的威迫下被强制性迁徙的，漫漫长途中，脚底早已磨出了血泡，嘴唇也早已渴爆溃烂。一些要犯和不甘屈服的人物，甚至被戴上镣铐，被马匹拖着走或囚进枷车，身上印满了血迹和伤痕。最糟糕的是，他们不知将被带往何处，命运将在何处生根落地。啊，他们的双脚只能一个劲匆促地向南，向南！

终于，南海近了，听到了海的沉重的喘息。

残阳如血；

大海如血！

该下车落马的，该解开镣铐木枷的，都聚集在南海边这块充满原始气息的大地上。他们惊讶地发现，山竟是这么绿，地是这么

黑。捧起一把土，用力一捏，竟能流出肥沃的黑油。这地能养人呀！于是，他们就地跪下，祈求上苍的庇护，决心在这里营造新的乐土。

这，就是潮汕历史上潮人的第一次大集结。此后，才有了潮州府，有了汕头市，有了大批潮人坐上红头船漂洋过海，另寻生存和发展的绿洲……

中原文化加上优良的地理环境，在潮人世世代代用血汗浸泡下，潮汕每朝每代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谈到《南京条约》订立后中国被迫开放的几个口岸时，特别提到汕头：“汕头这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汕头其时尚未开放，恩格斯就格外注意到它，足见它商业意义的重大。至1861年，汕头已成为中国与“外夷”直接贸易的通商口岸之一。1870年后，至20世纪30年代，汕头更盛极一时，成为货物仅逊于上海、广州的中国第三大港口，其规模与美国洛杉矶不相上下，仅19世纪最后三个十年，从汕头港运往海外的华工苦力就达150万人。上世纪初，汕头港已与欧美各主要港口直接通航。并且，这里出现了中国早期的为世人瞩目的铁路、火电厂、电话机。

潮汕的辉煌，是因为它有辉煌的儿女！

1911年1月20日，在潮汕一个祖祠里铭竖着“祖肇于豫温陵屿城后人闽晋江”石碑的村落——普宁县果陇村，一条幼小的生命呱呱坠地了。

人们也许可以忘记这个日子，但上了年纪的果陇村老人，却忘不了庄氏家族为这个孩子的满月举行的隆重庆祝。

而更多的人，更忘不了这个孩子长大之后，特别是他的后半生，为潮汕、为国家作出的巨大的无私奉献。

这孩子的名字：庄世平。

一 儿时三哭

1911年初春时节，普宁县铁山脚下果陇村的鸡笼山，在和煦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葱郁青翠。满山的桃李，在春风的轻拂下，吐枝拔节，竞相开放，一片姹紫嫣红。

1月20日下午，在果陇村的鸡笼山下的“协裕”大院，行人匆匆，脸露笑容，充溢着一片紧张而祥和的气氛。

“协裕”第四房今天要添丁了。

从第四房媳妇第一声呻吟开始，庄书良老人就显得有些焦躁。下人端来的茶水，他不是嫌太浓太淡，就是嫌太冷太热；从中午放下饭碗开始，他不仅放弃了一刻钟躺下养神的习惯，而且不时掏出怀表看时间，还一个劲地在房里徘徊。有几次，他甚至走到四房媳妇的门前，但又碍于自己是个男人，或感于尊严，终于转了回去。对脚步匆匆的下人，他的脸色从未有过地显得格外的严厉：“脚步放轻点！冲了四房的胎气，你吃得起！”尽管他自己的步履和声音有点凌乱。

几个媳妇都有些大惑不解，个别胆大的甚至咕嘟：“就老四媳妇了不起！”但一经碰上自己孝顺的丈夫的严厉目光，又不得不将牢骚和不满吞了下去。而上了年纪的人却依稀记起来了：当年生下老四时，庄书良也如此郑重其事过！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呢？

按理说，庄书良的七个儿子中，除了老二早年夭折，如今已是一个五十多人的大家庭了（最后至第三代止，满打满算达六十人）。老人传统意识浓厚，治家慈祥严谨，从未松口让早已长大成人并颇有成就的儿子们另立门户，一直以一个繁盛的家庭集团——“协裕”出现在世事纷乱的社会舞台上。如今，他早已把管家的重任卸在老大的肩上，小事细事他是再不过问了，但关键的决策终归还要他筹划拍板。因此，由老三在泰国经营的“胜裕兴批馆”（批是潮汕方言，意即书信。批馆即民信局，专为华侨及国内眷属传递书信及汇款），由老五在马来西亚槟城经营的“潮顺兴批馆”，由老六、老七在汕头经营的“增裕银庄”，都欣欣向荣，走势看旺；而由老四在本地经营的、代表着本家族旗号的“协裕批馆”，则如日中天，深得侨胞眷属的信赖。也因此，“协裕”在有二万人口的果陇这个普宁首推大乡，稳稳地坐上第二富户的交椅。但明眼人心里明白，“协裕”坐上第一把交椅是指日可待的。首富“协成盐行”虽家庭庞大，人口众多，但唯恐后代在社会上惹是生非，让其闭门不出，甚至不惜其端烟枪抽大烟，使其麻醉于自家深宅大院之中。而庄书良敢于在世风日下的环境中逆水行舟，着力让子孙攻读饱学，即使是后代女辈也一视同仁，舍得下大本钱在整个家庭的素质上下功夫。这，不能不说是庄书良十分难能可贵的深远目光了！

这一切，自然也得益于庄书良自己的博学多才。他自小喜欢琴棋书画，虽偏爱于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子孙多次让他到泰国、汕头安享现成，他就是不肯），却时常与四书五经、《论语》等书籍相伴。而且，在地理风水的学识上也在这一方土地上颇有名气。“协裕”大院这座占地数亩、有祠堂一座、“四点金”二座、右左二座“下山虎”作厢的建筑群（1980年后又在后面建成三座“下山虎”），就是他自己拿着罗庚，引经据典而确定方位的。如今“协裕”人财两旺，不正是他聪明才智的佐证么？而他平时治家处事，

虽平等公正，但明眼人看得出，他宠爱的是老四庄锡竹。庄锡竹志趣与老人相似，理财经营上似乎更胜一筹。泰国、汕头的银庄虽都各有两个儿子管理，但仍时常有些棘手的事情要让老人分解。而庄锡竹一人管理“协裕”，则不仅游刃有余，更有大智若愚般的从容。对各朝各代的银元货币，凡上门出卖的，不管卖客巧舌如簧，满口生花，或品种繁多，年代久远，庄锡竹只要用指甲轻轻往银元上一捏，是银的铜的，就这么一口价定下来了。老人去“协裕批馆”，自来就是去开心，不是去分心的。

也许，由庄锡竹的聪明而及那即将出生的孙儿，在老人的心目中占有相当的分量，他才显得如此关注。否则，是无法解释早已习惯各种场面、子孙已经满堂的庄书良今天的异常神态的。

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流逝，眼看日头就要落山了。

就在老人焦躁不安地又一次要走出祠堂，前往隔壁老四房里时，几个儿媳妇和一群下人迎面走来。未到跟前，已闻声响：“老太爷，大喜大喜！四少奶奶已生下个男儿。”庄书良一改往日沉稳的神态，一阵大笑之后，眼光由围墙内四百平方米来去的大埕，再望向一簇火球般的落日，竟自个喜形于色地念出一句平白简易的谶语：“日要落，猪进食。今年是猪年呀，老四生的这头猪，有得食，好猪好猪！”众人难得老人如此高兴，也随声附和起来。老人接着就被簇拥着来到老四的厅里，让接生婆抱来已经收洗洁净的孙子。

小孙子从房里抱出来时，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对着陌生的世界不时地打转，嘴巴不时地吸吮着鲜红的薄唇，一双小腿轻轻地蹬动着。但一抱到老人的手上，他全身就不再动作，一双眼睛只管对准老人的笑脸。老人被他看得兴起，轻轻在他红嫩的脸上捏了一把。“哇——”孙子在人世上第一声有意识的哭，居然倾尽全力，并且全身蹬抖，直到被人抱开为止。

“哈——好哭声，有底气，有志气！”老人顿时乐了。众人于是

又你一句我一句地称赞了孩子一番。

待众人乐过一阵，庄锡竹问老人：“爹，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大家都在问了。”

“名字么——”老人略一沉吟，“我来起。”

此后，老人几乎足不出户。据端茶送饭的下人说，老人整天都沉醉于各种书籍中，有时还念念有词，比比划划。有几次出门了，却又是往书馆借书买书。看老人如此悠闲，庄锡竹心里却急得不得了。这些天前来看孩子道喜的人穿梭不断，然而一问到孩子的名字，他就答不出来。好几回，他跑到老人门口，想进去一问，但一想到老人答应过的事情是从未忘记过的，他又只好折了回去。

转眼，孩子已近满月。

“协裕”孙子的满月酒，自是非办不可，而且要办得体面的。2月20日这一天，“协裕”大院从早到晚就爆竹声声，送礼庆贺的客人来往不绝。老三庄锡春、老五庄锡政、老六庄锡涛、老七庄锡芳，都由老人特别通知，专程从汕头和马来西亚、泰国匆促赶回。中午，摆下近十围筵席，招待远方来客和族内上辈人；晚上，仍是近十围筵席，招待村中乡亲父老。院内全部的下人，女的一律换上红缎大襟衫，男的一律紫缎大襟衫，并被告知当月可领上双份工钱，个个眉开眼笑，喜气洋洋。

当主人客人全部就座，老四媳妇抱着儿子绕过各围筵席让大家端详祝贺个够，酒香肉香弥漫着整个大院时，坐在首席上一身紫缎长袍短袄的庄书良，站了起来，举手向四周作揖一番，然后微笑着朗朗说道：“举杯之前，我想向各位至亲好友宣布，这孩子的名字叫庄——世——平！”最后三个字，他着意使足底气一字一顿。

“庄世平，好名字！”

“庄世平，寓意深切！”

“是番薯命还是富贵命，单名字已有定落了。”

“老人家，说说这名字的来历吧！”……

举座立即奉承一番，说出来的话甜得似蜜。这些话，自然是老人极想听的。待大厅安静下来，他才含笑着抑扬顿挫地说道：“恕我才疏学浅，但来历嘛，倒是有的。世，是我们庄氏家族的辈序，但从字义上深究，倒也很有些寓意。这字原为甲骨文和金文中𠂇而演变来的，即三十年为一世。另外，也有改朝换代称为一世；有将父子一辈称为一世；有将某年、某月、某时泛称为世；有将人间称之为世；世还有继承之意，《汉书》这样写道：‘贾嘉最好学，世其家。’其间注道：‘言继其家世。’这个字，我爱其既有泛喻又有特指，既有预见又有隐示。至于平字，可以有十种解说，但我取其八种。首先是平坦之意，古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就是这个意思；次之喻为公正，荀子曰：‘夫是之谓至平。’就是此意；三、古诗云：‘丧乱既平，既安且宁。’是平定之意；四、《大禹谟》中称：‘地平天成’。其意是整顿和治理；五、《易》书中道：‘云行雨施，天也平也。’指的是齐一、均等和公道；诸位有谁见过云和雨对哪一处人家、哪一块地方有偏袒或不公的呢？六、是讲和及友谊之隐示，《春秋》中‘宋人及楚人平’，就是说宋人和楚人讲和并且结下了友谊；七、泛指丰年，《汉书》有解：‘再登日平，余六年食；三登日泰平，二十七岁，遣九年食。’八、是平常、普通之意；有作为者，是绝不骄横的，正所谓平凡中见精深也！”

老人顿了顿，吞下一口口水，却顾不上喝一口下人已经换了几次的茶水，重又开言：“何以用‘世平’这两个字，我想大家已经明白了。自然，名字仅仅是一个人的标记而已，如商品的标签、店铺的商号。我这番解释，也许过于迂腐了，见谅见谅！”说罢双手抱拳连连作揖。口上这么说，但表情上却是很得意的。

声落掌起，祠堂内外又是一阵经久不息的喝彩。

于是，杯盏交触，客气的谦让声慢慢变成了声嘶舌硬的猜拳

声。逐个向庄书良老人祝酒庆贺的客人，几乎排成了长龙。老人居然不顾年逾花甲之躯，一改平日里节食少饮的习性，来者不拒。中午怎么说的，晚上照样说了；中午怎么喝的，晚上照样喝了。等到晚上时近子夜客人全部散去，他为此付出了一天一夜的烂醉，给家人一个不大不小的虚惊。

果陇村上了年纪的老人，如今谈起这次满月筵，仍然这样的感慨：“那气派呀，咱果陇村自古未有！”

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了。

但是，老人对第四房孙子的满月如此郑重的铺张的谜底，直等到他临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才颤抖着攥住庄锡竹的手，道破天机：“我查过……《命学精微》等书，书云：‘有冲有合方为贵……有冲无合不为奇。’世平这……孩子，命中不仅有冲有合，而且是……大冲大合。也即是说，他命运中注定有大起大落……大贫大富……大贱大贵……大祸大福……大灾大德，但终成正器。你要……”话未说完，一颗浓痰涌上喉咙，老人竟脸呈笑容，乘鹤西去。但庄锡竹已完全明白他的意思——这自是后话。

不过，尽管老人对世平宠爱有加，但在平时的调教上，却显出了特别的严格，甚至苛刻——

世平出生满三个月，就要其断奶。他的理由是：“母乳是血缘、家庭生命的延续，不能不吃。但母乳吃多了，就多了一分骄、一分软。男子汉是要到外头打滚的，所以不宜多吃。”尽管世平的母亲有一百个不愿意，但不能不从。开头让他喝甜米糊，半年后就让他就着白糖喝米粥。

由此，又引得庄世平第二次有意识的、一连几个晚上的大哭。起初是极尽淋漓、泪流满面的痛哭，后来的极尽微力、无声无泪的哽咽。

到了世平一岁，老人就要亲自给予调教了。每天早饭后，世平就由母亲带着来到老人房里。老人俨然一位私塾先生，手把手地教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之初，性本善”……开头是一天认写一字，接着是一天两字、三字、四字，不断地加码。到两岁时，已开始让他背“春眠不觉晓……”了。对他完成功课的肯定，是剥一粒由泰国或汕头送来的洋糖，塞进他嘴里；最高奖赏则是拍拍他的屁股说：“玩去！”于是他便拥有一个与小孩子们踢毽子、捉迷藏的愉快上午或下午。对他不学、懒散的惩罚，老人则呵责严厉，甚至往屁股上抽藤条。奖与罚，就像老人在生意场上一样公道。

奇怪的是，不管被打得多痛，他自来是只管流泪不出声，更不求饶……

童稚的行为和望孙成龙的心态，笑声和哭声，曾给“协裕”大院带来多少乐趣和笑谈！可惜的是，这种想笑便笑、想哭就哭的时光对世平来说，实在太短暂了——

三岁那年，一场鼠疫，竟夺去他母亲的生命。

也许是意识到一种温馨的生活的结束——再没有人在早上七点钟把他准时摇醒，为他穿上衣服，为他洗漱，伴他吃下早饭，然后倚着门板目送他走向祖父的房里；再没有人分享他的欢欣，他曾多少次将祖父奖赏的洋糖转塞进母亲的口里，然后欣赏母亲因为高兴而泛红的脸庞；再没有人在他被祖父惩罚之后，用手轻抚、用热毛巾热敷他屁股上的伤痕，用热泪伴着最温柔的语言给予他最简单也最诚实的忠告；再没有人从衣着上使他记起秋冬春夏；再没有人在严冬用体温为他温热被窝；再没有……他趴在母亲的遗体上，极尽童真、极尽虔诚地放声痛哭。从早到晚，从晚到早，号啕的、哽咽的、喑哑的哭，一直不断。哭得人吊胆揪心！

这一哭，也像是告别童稚时代。

男子汉从此无泪——

不久，父亲往马来西亚槟城主持“潮顺兴批馆”的事务，他只是用手、用眼神默默相送。

过了几年，父亲重返家乡再次主持“协裕批馆”，同时娶了第二房。继母曾使他失去的母爱多少得到一些补偿。但他十五岁那年，继母又因生下他第五位弟弟时，难产而死。他当时已在汕头读书，听到噩耗时，只有遥望家乡方向，为继母默哀良久，长叹当哭。

连失母爱、远离父爱的他，不满于社会上的一切不平，但他除了大声抗议，还有的就是沉默。

厄运，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了。

二 热血柔肠

1927年6月9日，雄鸡刚啼过第二遍，墨般的夜色仍笼罩着大地。

一把“庄”字灯笼，萤火虫般地引导着一抬双人小轿，晃悠悠地出了普宁县里湖镇河头村，悄无声息地来到河边。小轿停下，由下人从轿中牵引出一位娇小玲珑的年轻女子。年轻女子匆匆就要步下码头之际，猝然转过身来，凝神对着夜色中剪影般的河头村遥望良久，蓦地深深一个鞠躬。待她抬起头来，已是杏眼朦胧，泪水顺脸颊而下，且嘴巴像告别一样喃喃自语。末了，她干脆一甩头，大步地踏上早已停在码头下面的一叶小舟。船夫见人客已上齐，竹竿轻轻点向河里，小舟顿时像一叶浮萍，迅即顺流向东方漂去。

当日头升上一竿高时，小舟过了重镇棉湖。时近正午，终于到达榕城镇。一千人登岸住上客店，等待翌晨乘船前往最终目的地汕头。住店停当，便有下人端来点心果品，请年轻女子随便食用。然而，她仅仅喝下几口米粥，就让人把食物退下去了。随后，便呆呆地站在窗前，望着不远处滔滔东去的榕江，让思绪像江水般蔓延开去。

河头村林家大小姐林影平出嫁场面如此冷清，这是任何一个里湖人所想象不到的。

在普宁，旧时有这么两句口头禅：“头威洪阳方，二威河头林。”这洪阳镇方姓家族因出了清朝两广水师提督方耀，在虎门、

汕头、北海各地建炮台抵御外敌，自然是威震一方的。里湖河头村林姓虽不及洪阳方姓的势力和人数，但由于多有读书人，经商任职者遍及国内以至东南亚等地，也不失为地方上财大气豪的家族。林影平一家，不失为这个家庭中出类拔萃的一支。家中既有店铺物业，又有众多田产。其父林先春膝下有儿女八人，全部修完中学以上学业，但他并不拘泥儿女于生意场或田产收入上，第三子林志新读完书后，就一直以教书为生，成为一名育人园丁。他自己则亲任里湖“维善堂”主事，着意于扶贫济困，特别是为贫苦孤寡老人送葬安埋的善事。1924年春夏交接之际，普宁大旱，灾民遍地，林先春拿出自家粮食，整整二十余天于“维善堂”前用大锅煮粥接济灾民，成为一时美谈。

林影平行第一，自小聪明伶俐，知书识礼，不仅帮父母带大七个弟妹，还工于针锈诗文。十一岁那年的春天，一天上午，她正坐在厅里绣织荷花枕套，父亲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

“平儿，这是庄老伯。”林先春对女儿说。

“庄老伯好。”她向来人点头道安。一抬头，见那人正瞧着自己，女性的本能使她脸上一热，急急就退向房里去了。

但人未进房，那人带笑的声音已追进她的耳朵：“林老板好福气呀，生了这么个玲珑碧玉！对了，我家老四的儿子今年刚好九岁，咱对上个亲家吧！”羞得她躲在房里半天不敢出来。

本以为是句笑话，但她不知道，因为父亲回了一句笑话：“乡野小女配上书香世家，求之不得嘛！”两位长辈竟动起真来。议来议去，最后是林先春对庄书良说：“两年后，老兄若有意撮合两位后生，就送龙孙的生辰八字来，再订婚不迟。”

待她十二岁时，两家果然就交换两位后生的生辰八字。经林先春问过相命先生，庄书良自个翻了《通书》，这两位后生的生辰八字竟是天作之合。于是，当年就由两位长辈作主，为两位后生交换